

甘肃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发展研究

张 龙 张冀震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兰州 730030

摘要: 甘肃自古以来就是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省份,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甘肃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集中体现。因此,认清甘肃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和特点,探索符合甘肃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路径,是甘肃发展的重要使命,也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创新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 甘肃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由各民族在几千年长期交往与融合中创造和凝聚形成的灿烂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魅力所在。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不断强化中华文化的传承,增进广大群众的综合素质,对巩固和加强我国文化竞争力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一、甘肃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甘肃的少数民族文化包罗万象、异彩纷呈,总结和研究甘肃少数民族非遗文化,是正确认识和理解甘肃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关键点,也是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巩固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切入点。截至2021年12月31日,甘肃省共有8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及代表性传承人68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493项以及代表性传承人549人。面对如此众多的非物质文遗产,如何保护与创新发展成为政府及学者共同研究的问题。其中对甘肃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合,分为以下几类:

基金项目:

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甘肃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开发研究”(项目编号:19YB088)

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20—FY—03)

西北民族大学引进人才项目(Z20053)

作者简介:

- 1.张龙,男(蒙古族),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
- 2.张冀震,男(汉族),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

级别 分类	国家级	甘肃省
民间文学	格萨尔、米拉尕黑;	东乡族口头文学与语言、肃南裕固族口头文学与语言、保安族口头文学与语言、《马五哥与尕豆妹》、蒙古族赞词、藏族民间谚语、藏族民间故事;
传统手工 技艺	毛纺织及擀制技艺、临夏砖雕、保安族腰刀锻制技艺、藏族唐卡(甘南藏族唐卡);	东乡族擀毡技艺、砖雕、藏族唐卡、保安族腰刀锻制技艺、肃北县蒙古族马头琴制作技艺、肃北雪山蒙古族马上用具制作技艺、舟曲县织锦带、夏河金属饰品制作技艺、阿克塞哈萨克族刺绣、临夏穆斯林建筑艺术、裕固族皮雕技艺、唐卡绘画、裕固族刺绣、擦擦佛像印版制作技艺、榻板房制作技艺、裕固族织褐子;
表演艺术	裕固族民歌、花儿、甘南藏族民歌、佛教音乐、道教音乐、多地舞、巴郎鼓舞、哈萨克族阿依特斯、河州平弦;	花儿、佛宫音乐“道得尔”、天祝藏族华锐民歌、肃南蒙古族民歌、卓尼土族民歌、牛角琴演奏、多地舞、尕巴舞、锅庄舞、天祝土族安召、和政秧歌、“哈钦木”、拉卜楞民间舞、摆阵舞、河州贤孝、回族宴席曲、阿肯弹唱、藏族民间弹唱、甘南“则肉”演唱、华锐则柔;
民俗	蒙古族服饰、裕固族服饰、婚俗(裕固族传统婚俗);	博峪采花节、夏河县香浪节、肃北雪山蒙古族服饰、裕固族人生礼仪、插箭节、阿克塞哈萨克族毡房、天祝土族婚俗、正月十九迎婆婆、藏族服饰、甘南藏族婚礼、裕固族剪马鬃、裕固族祭鄂博、天干吉祥节、华锐藏族婚俗、东山转灯、毛兰木法会、巴寨朝水节、卓尼藏族服饰;

二、甘肃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

1、多元一体性

甘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资源宝库，各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共同孕育了西北高原文化的多元性，其多元性主要体现在甘肃多民族文化体系的融合交流，多种风俗习惯的相互兼容，多种宗教的并存渗透等方面，造就了许多极具浓郁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民间文学、手工技艺、表演艺术、民俗等方面，它们以非物质的形态传播于民间，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并世代相传，形成了甘肃非遗特有的文化魅力。与此同时，甘肃各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其多元文化又有共性，表现在它们同属于中华文化圈，具有中华文化的精神内质。^[1]比如藏族和回族的建筑与汉族民居较为相似，表现在建筑的内外面都有雕楼画栋、屋内陈设讲究。这些传统文化既秉持了中华文化的一体性，又涵盖了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多元与一体并存，这不仅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活化石。

2、共享互动性

发展至今的甘肃少数民族文化别具一格，各种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出兼容共享的特征，这说明它是一种“活态文化”。它的内涵价值、传承表现是经过表演、语言、技艺等人的活动才能展现出来，其过程也是动态的。例如洮岷地区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接地带，经过社会演变、重组和整合，汉族、回族和藏族逐渐成为当地的三大主要民族。不同民族依据各自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习惯，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生产生活区域。在资源调配和重组过程中，不同的民族在各自的生产生活领域摸索出适宜自身发展的优势产业。汉族重农，藏族重牧，回族重商，在经济结构上形成了互补共生关系，实现了中原和藏区产品的双向交流，从而也获得各自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以经济交往为契机，各民族在社会生活、文化交流等方面建立了密切的互动关系。^[2]

3、融合创新性

甘肃的少数民族分布在中华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通道，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贯穿全境，西传东渐对甘肃少数民族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使甘肃成为中西文化以及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荟萃之地。每个民族在恪守自身文化的同时又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不断汲取外来文化，相互交流、共存共荣，展现出较强的融合性。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陇原大地各民族在兼容并蓄中孕育出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流行于西北六省的汉族、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回族、撒拉族、土族、东乡族和保安族九个民族中，分

属于不同文化体系。其流行地域之广、民族之多、文化之多元是民歌史上罕见的。“花儿”的产生和发展趋势，展示出甘肃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的精神，体现了多元文化和睦共处、融合产生创新的特点。^[3]

三、甘肃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1、现代化、信息化对少数民族非遗的冲击

随着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也更加便捷，当地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正在悄然蜕变。^[4]现代文化和信息传媒的大量衍射正逐步改变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使得蕴含着民族传统文化底蕴的风俗习惯、社交礼仪等传统群体活动的变化而渐渐消失。与之相关的还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的代表性实物和资料等，在缺乏正确保管与采集手段的情况下，极易导致损坏和流失。少数民族非遗艺人们去世后会陷入本民族非遗传承的空白区，面临着传承困难、后继乏人和“人亡艺失”的危险。以裕固族民歌为例，往昔的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似乎在当代年轻人中失去了她原有的魅力。裕固族人世代传唱的民间叙事歌曲《黄黛琛》，自从妥月玉老人去世后，就再没有人能用裕固族语完整地唱完这首民歌。^[5]

2、政策体系不完善，保护类型不全面

从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体系来看，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起步较晚，对于非常重要的节庆保护、文化空间保护、地域性保护、文化开发以及对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在政策方面是比较缺失的。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的政策与实践中，选择性保护的倾向表现较为突出，对经济效益差的项目则比较忽视，而那些能够产生较高经济效益的非遗项目政府比较重视其申报和保护。甘肃在非遗保护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政府相对重视那些具有商业价值，能够形成文化产业模式的项目，以此能够快速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对于那些与民众日常生活相关而又口口相传或民间文学的项目，在保护力度上明显薄弱。这里就涉及到社会各界对少数民族非遗价值的认识问题，可以说，一幅唐卡、一幅云锦、一件砖雕，在经济价值上可能无法与其他非遗相提并论，但是在文化价值上，它们都具有等同的艺术价值。

3、科学研究存在重视静态保护研究，忽视动态传承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物质的载体，但却通过非物质形态体现出它的价值，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活态流变性。非遗无论是音乐、舞蹈、戏剧，还是风俗、节庆、仪式等，它都是非遗表现和传承的活态过程，其行为都是在

动态中完成的，这正是非遗的规律与特征。我们加强对非遗的保护，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文化多样性和活态性的传承。只有适应现代生活才能将活态保护长久保存下去。如果非遗失去了活态性，那么它的传承性与生命力也就结束。目前，甘肃少数民族地区正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非遗“活的传承”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主要表现和隐含文化的冲突、矛盾和融合，在学术研究中存在忽视动态保护而重视静态保护的倾向，我们必须警惕这一现象。因此，将民族传统文化以活态的方式开展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成为今后的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6]

四、甘肃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发展的对策研究

1、加强少数民族非遗的整体性保护

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步推进，构建起被社会广泛接受的非遗整体性保护理念。依据非遗自身的整体性特点，借鉴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整体论”思想，结合此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益经验，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应是包括非遗本体、人和环境这三项因素，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空间维度和时间向度）对非遗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目的是最大程度地保持非遗的本真性和完整性，实现非遗的良性健康和可持续发展。^[7]民族地区的非遗都与特定的生态环境相依存，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重视整体性。在保护的过程中，不能割裂具体文化事项与它的生存环境的紧密联系，也就是既要保护非遗自身，还要保护非遗所依赖的环境。这样就会保持其自我更新、自我创造的能力。

2、完善少数民族非遗的可持续性发展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其生命力和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一是数据库保护模式。在现代化社会有些非遗正在逐渐消失，针对少数民族非遗流失后的不可再生性，运用文字和数字化等手段抢救并保存数据库，供今后作学术研究的资料。二是博物馆式保护。博物馆是发挥非遗保护的重要机构，各级政府应当

加大博物馆对非遗的保护力度，将当地各少数民族非遗分门别类的登记、保存于博物馆，以备今后相关人员的研究。三是少数民族民间艺人的保护。建立少数民族民间艺人档案，将其纳入特殊人才库，鼓励和帮扶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带徒授艺，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适应现代生活的新文化。近年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创作出《迎亲路上》、《裕固婚礼》等一大批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高艺术水准的文艺作品。

3、创新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链

目前，甘肃少数民族非遗的产业链、价值链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断层现象，少数民族非遗衍生品的类型还不够丰富，这也是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足所造成的。因此，为了构建完整的价值链，应当加强非遗传承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创新思维的引导下生产出更多既保持传统民族特色又贴近现代生活的非遗产品及衍生品，结合传习基地、个人工作室、民俗节庆活动开展生产性保护，需要注意的是传承人技艺的创新应当是建立在继承传统工艺和对技艺历史深刻了解基础上的创新，不能脱离其传承的土壤。^[8]要避免被过度商业化、碎片化和拼盘化，也要避免一些再改编和再创造的非遗衍生品被冠以“非遗”之名。

参考文献：

- [1]罗艺，吴临霞.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浅析[J].西部法学评论期刊，2009（6）.
- [2][5]高小强，铁文英.甘肃少数民族文化概论[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4）.
- [3][6]冯小琴.甘肃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和保护的思考[J].甘肃高师学报，2012（3）.
- [4]苏一星，高成军.甘肃特有民族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8（5）.
- [7]陈真亮，连燕华.文化多样性保护的生态空间与环境法因应[J].文化艺术研究期刊，2016（7）.
- [8]詹一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互动研究——以鄂西土家族为例[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7（1）.